



孔子的幽默

林文樹／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

在日常生活中，隨時充滿著幽默的氣氛，那麼每天的心情將會十分愉悅舒暢。同樣在教學過程中，隨時充滿著幽默的對白，那麼學生的學習心情將會十分活潑自在。幽默，雖然不是日常生活、不是教學的重心，但畢竟它也擔任一個類似催化劑，能使事件達到圓滿效果的角色。孔子是一位模範教師，他和弟子在一起時，當然也會表現出輕鬆幽默的一面，甚至於在幽默之中隱含了更令人深思的莊嚴深刻的涵義。以下就來看看孔子和弟子之間的一些幽默對白。

孔子到子游所治理的武城去，聽到弦歌之音，想到弟子能實踐自己的理想，以禮樂治民，心中當然很高興，可他卻隨口說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子游不了解孔子是在讚美自己，於是一本正經的說：「我曾聽老師教誨過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。」使得孔子不得不對隨行的弟子表白一下說：「各位，子游的話是對的，剛才我只是跟他開玩笑的啊！」（陽貨）

有一回孔子經過匡這個地方，因為陽虎曾經率軍騷擾過匡，給居民留下惡劣的印象，而根據史書的記載，孔子的相貌又和陽虎長得有些相似，所以匡人誤以為陽虎又來了，便糾眾鬧事。在慌亂之中，顏淵被衝散，落在後頭，經過幾番輾轉，才又趕上孔子。孔子平時非常賞識顏淵，對自己道業的薪傳，是寄予深深厚望的，這次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見不到他，心裡自然很著急，可是當孔子見到顏淵平安回來時，卻說：「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。」顏淵畢竟不愧是孔子的得意弟子，他不像子游那樣正經古板，不解人意，他了解孔子凝重的心情中所透露出的

幽默，因此他回答得更妙：「老師還健在，我怎麼敢先死呢？」（先進）不過世事總不如人所想像的順利，後來顏淵還是先孔子而死，那時孔子內心非常的悲慟，說：「唉！是老天要斷送我啊！是老天要斷送我啊！」（先進）

孔子四處奔波，沒有任何國君能任用他，並不是他不求進仕。孔子期望當時的執政者能多實行俎豆之事，能修己以安百姓，而執政者卻都希望更具體的軍事來擴充自己的實力。畢竟堅持內心某種理念，與現實環境總阻隔著永遠不能契合的距離，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！」能了解孔子心境的人太少了，包括他最親近的弟子們，子路就曾經氣忿的對孔子說：「君子也會有困窮的時候嗎？」孔子對他說：「君子儘管困窮，也會堅持自己的原則；小人一困窮，就無所不為了。」（衛靈公）子貢也懷疑孔子為甚麼不去作官，他曾打個譬喻暗示孔子說：「如果有一塊美玉，你是要把它裝在盒子裡藏起來呢？還是要討個好價錢把它賣了呢？」那個惡棍陽虎不也在鼓勵孔子出來作官嗎？要怎樣解釋才能讓子貢明白呢？孔子感歎「莫我知也夫」的心情是沉重的。孔子只對陽虎說：「是的，我將要出仕了。」回答子貢則說：「把它賣了，把它賣了，我正在等個好價錢哩！」（子罕）孔子內心的沉重之歎，給了子貢一個幽默的回應。

有一回，孔子得了疾病，病情十分嚴重，子路內心很焦急，於是跑去禱告老天，祈求讓孔子儘快恢復健康。子路平時對鬼神之事就已經存有一些好奇和信仰，他曾經向孔子問過有關如何事奉鬼神以及死亡的問



題，只是孔子認為既是人，就要先盡人事，鬼神的問題，渺茫難知，可以存而不論，至少明智的人應該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那時子路得到的回答是：「還不能事人，如何能事鬼？還不了解生存，如何了解死亡？」這次孔子病得利害，在盡人事之後，也不見有任何起色，子路自然又浮現出對天神的信仰，而以誠敬的心，寄望冥冥的力量，會有奇蹟出現。孔子問子路說：「聽說你去禱告上天，有這回事嗎？」子路答說：「有的，因為古書上有誄文記載說：『為了你向天地神祇禱告。』」子路知道孔子對鬼神的態度，但為了表明自己也不是盲目的信仰，就引出古書上先王早就這麼做的證據來。但子路並沒有完全了解孔子的意思，孔子當然知道這個習俗，也不是有來意責備子路，對於周遭的親人來說至少這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安慰，儘管當事者不相信這有甚麼理性的根據，所以孔子就順著子路的話回答說：「其實我已經禱告很久了。」（述而）這是一句非常幽默而又富意味的話。孔子不否定天神的存在，假如真有一天神，那祂也必定要堅持應該或不應該的法則。人們若無原無故祈求天神賜福，這是人的諂媚；而天神也因此降福給人，這是天神的腐敗。如此，儘管有一天神存在，祂又如何值得信賴呢？所以盡自己應該盡的本份，神就會降福，而做了不應該做的事，就算虔誠的禱告，神也不會降福。孔子自我省察，平常都沒有違背良心之處，和神明的信念早就符合了，不也是禱告很久了嗎！另外一則故事，也表現出孔子同樣一貫的信念，衛國有一位權臣叫王孫賈，曾經慫恿孔子說：「俗話說：與其親媚於奧神，倒不如親媚於竈神。你了解箇中的道理吧！」因為奧神尊貴，一般人接觸較少，向他禱告或許沒甚麼用處；竈神雖卑賤，反而時常用事，向他禱告則較容易賜福。言外之意是我王孫賈是位用事之臣，向我逢迎，自然少不

了有好處。孔子則回答說：「話不是這麼說的，如果得罪於老天，任你向誰禱告都是沒用的。」（八佾）

孔子想到在中國一直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，不禁很感慨的說：「既然道不行於天下，倒不如乘著竹筏在海上泛流吧！而能夠跟隨我的，只有子路了。」上一次孔子讚美顏淵說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只有我和顏淵能夠這樣子。」子路聽了很是吃味，想說自己有勇，如果率領三軍，孔子必定會想到自己了，就問孔子說：「如果老師率領三軍，會找誰和你配合呢？」誰知道還是被老師數落了一頓，說甚麼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」（述而）這一次孔子竟然主動邀請自己一起去泛舟浮海，不禁喜出望外，信以為真，趕忙收拾行李，整裝等待孔子一道出發，卻聽到孔子說：「子路實在是好勇過我，只是做竹筏的材料到現在還沒有著落哩！」（公冶長）子路讓孔子開了一個玩笑。

另外，孔子在讀書的時候，也有他輕鬆風趣的一面，《詩經》這部書在那時代常常被當作外交辭令應對上的引用依據。孔子對《詩經》的研讀也是多向性的，一方面他強調外交辭令上的運用，一方面他引導學生在詩義上作自由的引伸和聯想，一方面他也就詩中的本事本義上作鑑賞。逸詩中有一篇說：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；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。」（子罕）意思是：「唐棣的花朵，隨風搖曳；我難道不想你嗎？只是你住的那麼遠。」就文義看，這應該是一首情詩，孔子賞讀之後，給他下一個幽默的評語：「是你沒有真正的想念而已，哪會住得很遠呢？」原文是：「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」讀來令人會心一笑。《荀子·宥坐篇》裡也有一則類似的記載：「《詩》曰：『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；道之云遠，曷云能來？』子曰：『伊稽首不其有來乎？』」詩



義是：遙望那天上的日月，引起我悠悠的思愁，道路相隔這般遠，如何能夠回來呢？「稽首」根據俞樾的解釋是「首」和「道」通用，稽、同也；稽道猶同道。孔子所下的

評語是：「如果彼此志同道合，會不回來嗎？」這都表現出孔子讀《詩》時風趣的一面。

